



潛邱劄記卷四上

策

修史

今夫一代之中必有一代人物事蹟以爲之經緯而一代之規以定一代之後必有包舉此一代之人物事蹟以爲之筆削而一代之史以成蓋必爲之于易世則論自公出之於朝廷則權尤重此我

皇上汲汲以修明史爲務也明有天下三百年矣其間人之是非物之臧否事蹟之成敗得失莫不各有其原委使不及時以爲之網羅則放失舊



聞無論無以昭一代之規即我

國家之所謂鑒于有夏鑒于有殷者亦且茫無適從矣安得不為之加意哉然愚則不患無作史之意而患無作史之才抑不患無作史之才而患無作史之法此其故何也購遺文開書局選儒臣以從事焉不可謂無意也當此

右文之朝博物洽聞之臣既集于上留心文獻之士亦起于下而能合而聚之以共從事焉亦不可謂無才也而獨所謂法者有編年有紀表志傳而紀表志傳之難有更倍于編年者此不可不預思而熟講之也史固莫重于本紀矣本紀

之修必取徵于實錄然實錄之所載以方正學之抗節而史臣至誣之為乞哀以謝餘姚之持正而史臣至詆之為媚后蓋或為其君諱或為其身諱遂至顛倒是非而不顧然則佞如泌陽固不足以信矣而賢如文貞抑亦可謂之信史歟他如世穆兩朝獨裁于江陵則簡核而可喜神宗一代補綴于眾手則躋駁而不倫光宗欲正其訛而不果懷宗以下欲補其闕而未能誠能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詳其所當詳畧其所必畧而一以謹嚴為體則一代之紀成矣問同姓之封而玉牒故在也問異姓之侯而兵曹

可考也敘公卿則有列署之題名敘時月則有
累科之履歷而一代之表成矣國家之典制百
司之職守莫備于會典一書而能發凡起例如
歷律禮儀河渠食貨之類不過二十餘目而已
統括無遺矣則一代之志又成矣至列傳則更
有難言者以實錄之中非大臣不得立傳而人
或畧矣非章奏不得載入而事或畧矣故必參
之以鄭曉雷禮王世貞之所撰然後旁搜于野
史別證于家乘謂野史爲不足信則溫公不應
有考異謂家乘爲不足信則鄴侯不應有家傳
要亦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詳其所當詳而

畧其所必畧一以雅贍爲體則一代之傳成矣
凡此皆愚之所謂作史之法也史旣成而後輯
之爲通鑑則編年之法具是也約之爲綱目則
褒貶之法具是也分之爲紀事本末則編事之
法具是也一書成而三書莫不粲然備矣何怪
我

皇上之汲汲以修明史爲務也

郊祀

嘗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援古者必有合
於今要未有不達於天人今古之際而可以成
一代之鉅典正千載之紛更如郊祀之禮者也

郊祀之禮果安所折衷哉。主合祭者本於周頌，主分祭者本於周禮。其一分一合皆出於周家一代之遺文，而莫有定論。又何怪後世之既分而復合，與既合而復分，與或分或合而莫知適從者歟。要其制則可得而詳考也。漢成采匡衡之議，始定爲南北郊。後又用王莽之議，改合祀於南郊。光武因之，而東京二百年不易焉。唐合而行者三百年，其間之特祭地祇者，睿宗一人焉而已。雖宋之制嘗主於分，然自元豐政和建炎而外，其一祖六宗又未嘗不以合祀天地爲兢兢則分之時，少而合之時多，亦可概見矣。明

太祖分而行者九年，合而行之者二十二年，而其後子孫莫不合也。世宗合而行者九年，分而行之者三十六年，而其後子孫亦莫不分也。當時不以世宗爲加於太祖，則分之不如合也。故愚嘗統而論之，開創之君多主合而繼體之君或主分，喜更張者多主分而樂循禮者多主合。夫開創之君孰有過於我

世祖而郊祀之禮亦孰有善於我

世祖之定合祀者乎。自合舉以來，神受其職，民樂其業。二十年間，莫復有嗟風雨之不節而寒暑之不時者。則天心之克享，抑可見矣。論者必以爲

物鉅費繁入主之出宜簡故合之爲便此出於
弱宋之見而非所論於

本朝又以爲天與地竝祭猶父與母同牢而食此
近於人道之爲而非所論於上帝曷不觀諸冥
漠之際乎天之氣一動而地即承之以流行故
地之滋育萬物莫非天之功也天不能離地而
獨生地亦不能離天而獨成蓋天下陽外無陰
而陰外無陽而謂宰此陰陽之氣者有二帝也
吾不信也無二帝而猶謂不可合祭者吾又不
知其何說也當百物告成之時修報本反始之
典日月星辰之屬效一職於天之中者莫不羣

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竝抗
而獨疑夫地焉亦不經之甚矣要天與地竝列
而天未嘗不獨尊地與天竝列而地實有以相
配是以古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即與天地合其
報蓋實有見於天人感格之至理古今制作之
源流而非一切議禮之臣之所能窺測者也後
世之

聖子神孫守茲不變雖與天無極可也又何必
以圓邱方澤之異其地黃琮蒼璧之異其文而
遽從周家一代未成之書也哉

經學

嘗謂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漢唐宋數千歲于其間不過頃刻爾然經學之爲廢爲興爲隱爲見紛紛于此數千歲之間而莫知紀極者苟不得大儒之論定則聖人之意不明苟不輔以人主之表章則大儒之意亦不明要其間之經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與雖得其全而猶有未盡者正賴後之人各以其心證悟之而非一切傳注與功令之可得而盡焉者也試進論之漢承秦火之後而諸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傳易者有田何傳書者有伏勝詩有申公禮有高堂生春秋有胡

毋生皆各執一經以相授受而馬融鄭康成出始兼羣經而纂釋之其網羅遺逸博存衆家意深遠矣唐貞觀中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代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與漢人重博士之官而經學大盛殆不侔矣宋大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于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乃淳祐一詔其書已大行于世而明人遂用以取士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襲故有陷于孤陋而不自知者嗟乎此豈其端使然

哉亦久而後失之耳明太祖詔易主程朱傳義而不聞止本義也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而不聞止蔡氏也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而不聞止胡氏也禮記主古注疏而不聞有陳澥也後纂修大全者始一斷于朱蔡胡陳之說而學士大夫有詢以三傳之全文與張洽之姓名且不能曉矣又安望其盡明聖人之意哉今即就四人而論而朱子之易與詩愚固不敢竊議矣然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并採他書之及于禮者然後成全禮曰經傳通解而陳澥能之乎書傳雖受命于

朱子然古文今文之未正金縢召誥之疎脫有非其遺命者春秋朱子嘗不敢說而胡氏一時進御之言意存獻納是故不免于激偏索聖人之精意于一字筆削之文是故不免于覈而深名其可通者曰常例而彊名其不可通者曰變例究之此例變而類于此者又未嘗變于是遷就附會其說而不免于窮焉嗟乎朱子出而前乎朱子衆儒之說得朱子而論定朱子亡而後乎朱子衆儒之說又安得起朱子而折衷哉要此心同此理亦同也學者誠能以心合聖人之心而即以心證聖人之經沉潛以體之涵泳以

通之不敢以先儒之成說爲可安不敢以後儒之異說爲可廢唯一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主而廣集衆說以成一書以上之

天子焉則六經之在學官有漢人之宏博而無唐人之隘有宋人之精醇而無明人之陋聖人之道不昭昭然若日月之麗于天者吾不信也

守令

今天下守令之苦何其甚也苟不知猶當有以察之而況其彰彰者乎夫以朝廷日夜所拊循之民而寄之於守令銓部多方所簡拔之才而後任之爲守令而乃使之居于民上皇皇然但

知避罪而不肯立功但知奉上而不肯恤下有恤下立功之心而遂不終日而使去于是守令之苦已極而待治於守令者之苦益復可知如是而猶以爲天下已安已治者吾蓋未之信也今言守令者必曰祿薄不足以養廉權輕不足以行志遷速不足以成功吾即問之必如漢光武之增秩宋藝祖之益俸而後吏無內顧之憂以樂就吾職此可得之事乎必如漢制令之上止二千石二千石之上止刺史一切以便宜從事無復得而侵撓之者此可得之事乎又必如漢之居官者長子孫少亦不下十餘年即有

報政于天子而賜之璽書以復其任焉此可得之事乎不可得而守令之苦如故即可得而守令之苦猶如故也何也守令之苦在考成而考成之苦在催科昔之設官也以撫字而催科次之今之課吏也以催科而撫字不問焉夫府曰知府縣曰知縣謂其于一府之事與一縣之事無所不當知也今則謂之知一府之錢穀而已矣知一縣之錢穀而已矣有爲守而敢勅縣不得催科者乎如趙槩者乎有爲令而敢詣府請寬限者乎如盧坦者乎但見其戴星而出秉燭而咨者爲錢穀也文簿鉤校于其前鞭笞紛飛

于其下者爲錢穀也夫現任之錢穀無論已而併前官之所逋與前官之前之所逋而併萃于一人是以一人而兼數人之責也抑今歲之錢穀無論已而併累年之所欠與來年之所預借而併徵于一時是以一時而兼數年之事也此即若救火揚沸如古之嚴酷者之所爲吾猶恐不足勝其任而愉快而況猶是一手一足之守令乎始也以爲吾以官殉之旣也有不止于官者矣始也以爲吾以身殉之旣也有不止于身者矣嗟乎守令之苦至今日而已極守令之弊亦至今日而已極也愚聞革弊者必追其弊之

所由始立法者必思其法之所由變蓋嘗上下
數十年間而知弊之始與法之變未嘗不嘆息
痛恨于明之懷宗也當懷宗之四年冬考天下
有司先核在任之稅糧于是不問撫字專于催
科而法制一變而明亦遂不可爲矣我

國家定鼎以來以財用爲急沿其法而未改曰是
明之固然者也而不知其流弊已二十餘年矣
嘗觀漢宣帝號稱綜核名實人莫敢欺獨于僞
增戶口之王成下詔褒之自是俗吏爭爲虛名
以應上而傳至章帝已百餘年猶厭苦俗吏緣
飾外貌也夫一事之善不旋踵而或變而一事

之害遂至蔓延于無窮則人主之舉動如此者
蓋不可不慎也我

皇上誠能鑒明之所以失而即知明之所以得釐明
末之陋規而即復明初之善制則不過一反掌
之間而吏治民生已蒸蒸然起矣議者必以國
用爲言愚請得而詰之夫十八年前之錢穀不
爲少矣我

皇上以軫念民瘼遂盡蠲而去之國用亦未嘗不足
獨柰何踵明末之陋規而遂莫知變計也哉果
能變計矣然後精選銓曹以清守令之始慎擇
督撫以厲守令之終由是而大法小廉共修職

業吏治不遠追乎兩漢之盛者未之有也善乎
朱子知潭州上封事曰安民係守令賢否而本
源則在朝廷故愚以爲今日之事亦在
朝廷而已矣

經筵

嘗謂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天下
之重任惟此而已然以愚論之君德不修雖治
難保君德旣成雖亂易治則知經筵之重尤居
於宰相之先是以三代以上宰相與經筵常合
而爲一三代以降宰相與經筵遂未免判而爲
二此主德之所以隆替而君學之所以消長蓋

出於此不可不察也何以言之經筵者古之所
謂坐而論道者也而三公以之宰相者古之所
謂冢宰掌邦之治者也此其職若不相兼而周
公嘗以冢宰之尊而上兼乎師保以居于王前
則其望重有以生人主嚴憚之心而不至如後
世之說書侍講之職而已其德隆有以起人主
效法之志而不至如後世之徒以解釋經傳而
已且也虎賁宿衛宦寺之流凡布列於王宮而
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屬之冢宰使
得治之以有司之法度其時自無敢有導上以
不法者而亦不必如後世經筵之臣之欲識上

之動息矣且也下至酒漿醢醢幕幄次舍之事無不關由於大府而冢宰得以其制樽節之人主亦不得以快其私則亦不必如後世經筵之臣之欲節上之服用矣且人時相對則意通年相若則易入使伯禽與成王處而示之以君臣父子之道則亦不必如後世之欲擇臣僚家子弟十歲以上入侍習業矣凡周公之所爲輔導者其詳且善至於如此降至於宋文潞公亦賢相也而未嘗有程子之道故不敢自居乎師傅程止叔大儒也而未嘗有宰相之權故不能竟行其志於經筵此判而爲二者之所以難行也

雖然宰相合經筵豈真謂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辦哉要必博選天下之名儒精簡在廷之誼士以環侍左右夾輔前後使所聞者皆正言所見者皆正事所涵養而薰陶之者無一而不出於正而後所謂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也夫日接足矣而必加以夜對邇英崇政足矣而必加以直宿禁中古人之意又曷爲是兢兢也哉蓋以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非聲色之溺人則宴安之易狎故當晝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讜論陳說於前不啻與古先王之陟降而酬對則其保守也猶易若夫深宮之中暮夜之

際所接者貂璫之輩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交眩於其目奇技淫巧羣然共蕩乎其心則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于晝接入直禁中所以補經筵講幄之所不逮與嗟乎人主之學而至於夜猶無間焉則不以盛寒盛暑之罷講可知也則不以隻日雙日之間講可知也則不以風雨有故而免講可知也蓋其心無一日而不向於學無一時而不向於學則其氣質之變化德器之成就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推此以治天下豈顧問哉故曰經筵之重實居宰相之先而爲宰相者尤不可不合經筵而一之

也

跋

素問

元人葛恒齋即可久諸父行也嘗立說以為醫當視時之盛衰為益損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至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已此說實發內經所未備

家禮

按年譜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丁母祝孺人憂始輯家禮其明年書成門人黃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

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也今姑即
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者五齊衰悉有衰負版辟領
一也婦人不衰二也既葬無受衰三也大祥用忌日
則僅得二十四日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日而畢之義
四也若大祥僅二十四日假使禫祭得卜在二
十七月後一旬則是間二月而禫非間月矣
卜祭先上旬次中旬與禮喪事先遠日相反五也自
明孝慈錄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
非文公本意若萬歷中坊本間有增損則益失其舊
矣唯此爲正德以前所刻附以楊氏注劉氏增注補
注雖有闕譌差可喜也

火經

余家藏是書不記自何年實方伯公與羣芳譜手授
先祖者後羣芳譜不知何往而此書展轉流傳獨插
敝架上似冥冥中有相之者今年入長安司寇公聞
之欣然請觀遂以歸池北書庫幸題數語以見寒舍
雖衰猶曾與高門有孔李之舊云聞書庫饒異本只
將宋王伯厚鈔本集及其門人袁清容居士集假閱
可以計日奉還長安酒貴或不須我一甔乎預白

金石要例

錢牧齋宗伯告徐巨源曰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
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辭也余徵之空同文集
凡八篇題有合葬字無暨配字故曰以後其即指王

道思輩哉頗不誤汪茗文亦與人書刻石時篆蓋及誌文首行宜但云某銜某府君幸勿加暨配字面有碑刻文集可考古人非略之也於此固有深義蓋女子從夫故祭曰耐食葬曰耐葬凡耐食者惟立男尸而無女尸故曰同几則一尸亦此義旨哉言也不可
以人廢

余戊午己未間在京師見汪茗文繆封公墓志載及高祖謂之曰古人敘人家世皆自曾祖以下無及高祖者間及高祖亦必以其人其事足書非空空僅及其名諱而已歷覽韓歐王荆公以及明初宋潛溪皆然此唐宋以來高曾之規矩也但古人文多口訣未

嘗筆諸書故難卒曉要在讀者善體會雖以君所痛詆之牧齋猶不失此規矩初學集可按也時茗文怒甚有代之答者曰家先生本元人余曰近得柳文肅集於廟市亦自曾祖敘起渠非元人耶後見三刻堯峰文鈔此篇削去高祖諱某某五字此又當爲書祖文廣一例耳惜道遠不及質黃太冲

黃太冲神道解有二余按後漢書中山簡王傳修冢塋開神道註曰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是又一神道解引孫何碑解不當遺文賦碑披文以相質以爲始李翱又文心雕龍亦單名曰碑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最確以此例之立孫下一世則稱

五代孫故漢書孔光傳光孔子之十四世孫是司馬
光以孔順爲孔子六世孫蓋自孫數起與古不合矣
權文公爲王端碑書孫以其葬王父白文公碑崔孚
書孫以其求文余按元微之誌杜甫書孫以其葬王
父兼求文云至韓昌黎長女改適樊宗懿而李漢猶
自居於子壻其故俟他日詳言之

邵文莊簡端錄

余年二十五歲始從同里吳太易先生學見先生手
不暫捨此書間請而觀焉復於先生曰未見甚佳處
先生微笑蓋先生病耳聾以爲此自其恒狀越後二
載取而復讀徹首徹尾不覺沈酣尋味者彌旬以復
必有今日解悟在其善開發人如此

春秋左傳屬事

余年二十前從同里靳茶坡先生學此書蓋得於其
家世頗希有紙亦靡爛不可久今冬豐暇日以錢百
文付匠裝裱遂新若手未觸顏介有言借人典籍者
闕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況已物乎
吾子孫其謹識之 顧寧人左傳杜解補正止引邵
二泉左觴陸貞山左傳附註及此書辨誤而作未引
趙子常補註縱間及其語似實未見全書近方一刻
於崑山再刻於江都真元人所謂自科舉之學廢而

古書少出者也或難余今科舉未曾廢余答今科舉
文字無復一毫體要倖中者至爲人夢想所不及雖
不廢猶廢矣噫 首有太倉二王公序元美似一活
套子隨題填寫元馭則道着肯綮或曰元馭以春秋
舉南宮第一人號名家宜乎其言之津津有味余曰
元美習周易何嘗不錯引爲陳晦伯所駁正耶不覺
一笑

老蘇集

楊用九自吳門歸以余好收書於時下刊本尤易致
也購以餽余其籤題不曰老蘇全集而曰蘇老泉先
生是父冒子號矣蓋蘇氏先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

自號不知何年譌以稱老蘇一辨於葉石林再辨於
焦弱侯以家藏子瞻墨蹟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圖
書證尤妙此尚不曉何以刊爲楊君謙見吳原博送
新修姑蘇志正盥面瞥其籤題輒以水灑其使者不
開卷擲而還之殆亦未爲過矣

越明年庚辰首春戴唐器書來憶東坡得鍾山泉公
書寄詩爲謝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
果老蘇號老泉坡敢於僧泉公者稱曰老泉乎真解
頤新語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益智錄

此書刻成之五年余至京師得之長夏無營披閱一

過惜未及刊其誤遠寄兒輩為我置眷西堂低一字
多孫公自著語當別錄為一帙然亦有誤潛邱老人
記

或問余子年四十四何得稱老余曰杜詩昭代將垂
白途窮乃叫閹時年正四十已云爾矣又記

江文石遺集

嘗謂天下人莫柔於蘇州而實有勁直如弦者莫鄙
於徽州而實有如朱子者士君子好為高行奇節者
蓋風俗之不可概論此二地為尤著如江文石先生
者豈非朱子之所畏也哉余欲為之執鞭猶恐所不
屑云獨竊怪先生生平師事金文毅徽俗重貨財喜

分析兄弟叔姪間緣一毛一粟之爭而起訟必得鄉
先生有素望者主之方無慮鄉先生獲遂不貲文毅
固數數於休寧矣猶可解曰賢者不免乃何為者浸
淫及於歙縣歙縣鄉先生以為病勿顧也或曰文毅
性雖冷而學本禪宗宜乎其多圓通耳矣潛邱老人
題

堯峰文抄

何屺瞻告余陸放翁之才萬頃海也今人第以其疎
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坳積墨多等句遂認作蘇州
一老清客耳余為失笑竊以鈍翁詩中沾沾自喜處
殆又一清客而兼山人者也嘗以俚語評之曰好喫

怕動或蔬食或腥味言及輒津津涎欲流非好喫乎
每說休官閑居爲上策及睡味美非怕動乎憶昔與
鈍翁辯喪禮初盛氣詆我及重刻橐出盡改以從我
安知此評地下聞之不亦笑而首肯乎

戊午己未薦舉時集京師馮圃芝摘其戲蜨翩翩排
闥過呼此蜨爲蜨中樊噲余舉寂寂精藍晝又開隔
籬飛蜨鎮徘徊謂此蜨爲君家之健仔圃芝問故余
曰合兄所摘句觀之此蜨不如漢書所云熊之上殿
何其勇今何怯也乎圃芝鼓掌一時喧傳以爲口實
回憶已二十一年圃芝鈍翁俱已下世獨余在耳追
理緒言不覺惘然

錢牧翁評隲陳仲醇謂聊可裝點山林附庸風雅入
於鈍翁亦云然仲醇御物才神絕鈍翁居鄉品高絕
士固不浪得名耳

古文尚書冤詞

孔穿曰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謂兩耳甚易而實是
人將從難而非者乎抑將從易而是者乎余則反其
辭曰僞古文尚書甚難而實是不僞古文尚書甚易
而實非人將從易而非者乎抑將從難而是者乎此
余所以不復與毛氏辯而但付之閔默爾 何休好
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廢疾康成迺發
墨守鍼膏盲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

予曰伐我乎余謂此自是學海遠遜經神故云爾若在今日豈其然

僧某某書千字文

千字文本有二篇一周興嗣一蕭子範子範製久失傳而所次韻之書梁書以爲羲之宋史以鍾繇要梁書近而得其真或曰興嗣當梁武帝朝被勅撰文能不染佛氏一語信有勁骨者余謂四大字有二一出老子一出圓覺經詳篇中四大字非指地水火風乎然則時風衆勢所趨真能不染其片語隻字者不綦憂憂乎難哉僧家故習懷素書此獨宗懷仁秀潤一洗惡習或疑轉捩太方是不知惟宋榻本乃見鋒稜

耳

太上感應篇

右太上感應篇不知起自何時而唐宋經籍藝文志俱不載惟宋理宗命鄭清之作序自是始大行于世前代儒者如高忠憲亦兩序其書抑聞之爲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此主理言也天下孰有尊於理者哉竊以理即感得禍蒙福斯應之矣蓋未有感而無應者樸園先生外現儒風內修道行宜乎於此篇晨夕誦持不少懈獨歎余少曾有志中遂蹉跎對此不覺汗流竟趾

潘孟升詩集

錢氏有學集有秋日曝書得鶴江生詩卷題贈四十四韻註云生名高金壇人初不知何姓字已而知爲潘孟升戊寅殘臘過毘陵徐學人家學人曰吾舅氏也南村詩集雖刊未印余勸其廣爲流通越明年春回舟得二部行至界首爲波臣所攫取復索又得二部以一歸寤硯齋一即此本學人名永宣行四是秋登賢書世其先中丞之家殊可喜云 天台周道士言潘孟升薄遊長安一貴人素不工詩者寓其邸以所作壽詩就孟升教孟升面告曰姚涑楊維聰只會中狀元何以詩爲貴人遜謝願爲我代作許焉久而

竟忘且焚棄其稿貴人探知大怒辱之至驅出都今考集中有癸丑暮春奉寄四七律似不盡然然貴人不如其伯兄號平原孟嘗者遠甚附記于此 奉寄詩有亦將檢束酬知故無柰蹉跎枉歲年之句恐亦微詞云爾已卯除夕題

賀黃公載酒園詩話

老友吳喬字係先諱先生嘗言賀黃公載酒園詩話馮定遠鈍吟雜錄及其圍爐詩話可稱談詩者之三絕余急問賀書何處有曰金陵有須價銀一錢二分余以三錢付黃俞邵使者回家購之不半月以八分購賀書餘盡如余所屬買套櫻桃乾蓋素嗜此也到日同

胡朏明大噉細讀口眼俱快沁入心脾嘆吾老友之知言也康熙庚午秋寓洞庭東山席氏館題

變雅堂集

變雅堂集刻原未全故此止二本無卷數嘗思安得有青蚨十五千遠寄其家三郎武功屬繕寫詩第一次及雜文并制舉義亦不遺作一副本以流通天壤間忽忽已十餘年美志不遂良可痛惜曹子桓所致慨于著書者今則謂鈔書矣夫閱此正信具壻葉藩桐初至以雨阻未晤康熙己卯十月八日也開卷第一行山以南爲陰是何等語潛邱老人題年六十有四

題劉隨州詩集

劉長卿之爲盛唐也無可疑而分劉爲中嘗推其故蓋高棟誤讀中興集以中興爲中唐于是所選錢起劉長卿等二十六人除孟雲卿外盡從而中之此致誤之由水心猶未核及至謂安祿山天寶三載爲范陽節度使六載進御史大夫劉有落第送楊侍御赴范陽充安大夫判官詩詩云泣憐三獻玉此豈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如極玄集所云者哉亦具眼人也

刊正楊升菴石經考

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六經於碑使工鐫刻立于

太學門外此所謂一字石經也魏邵陵厲公正始中
邯鄲淳書石經亦立于太學此所謂三字石經也晉
裴頤爲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是爲晉石經後魏
孝明帝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補漢所立三字石經
之殘缺此魏立也非漢唐文宗開成二年國子監九
經石壁成從宰相領祭酒鄭覃之請也今尚在孟蜀
廣政十四年鐫周易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公羊傳工
畢是爲石室十三經仁宗慶歷初命刻篆隸二體石
經後僅孝經尚書論語畢工是爲嘉祐石經高宗紹
興間親書易詩左氏傳論語孟子及禮記五篇刊石
孝宗淳熙四年詔建閣以覆之是爲紹興御書石經
蓋古來凡七刻矣與升菴所考迥異

春郊送別圖

商志先生示我以春郊送別圖卷不獨新城司寇詩
爲擅場抑且可謂人人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豈選而後作或文生於情自遠勝一切酬應塗鴉者
耶爲喜而弁數語於首太原潛邱弟閻某距癸酉二
月巳九易春秋矣

周郡守晉祠碑亭記 二則

首論祀典釐正粹然經術之文也末及顧傅兩先生
言又歐陽公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之流亞也至其
文勢抑揚往復有壹倡三歎之遺亦非歐陽公固不

足辨此也愚嘗妄以晉祠有三絕吾師此記爲文絕
曹侍郎紀遊十二詠爲詩絕傅先生大書晉源之栢
第一章七字爲書絕有此三絕然則晉祠之可堪共
語殆不止貞觀片石而已也嗚呼此三絕者皆出於
十數年之間何其盛歟豈非山靈之幸歟

吾師嘗謂愚曰聖母廟旣正矣而此地臺駘廟亦不
可不正蓋臺駘廟之在晉澤者即左傳所謂障大澤
以處太原可以獨祀臺駘而此地則宜并及實沈今
廟內雜祀有土地五道二神而不及實沈是有汾神
而無參神也是知有地理而不知有天文也豈可乎
哉今亦不必別新祠宇惟於廟內去土地五道二神

而增一實沈像而更其額曰臺駘實沈廟則允合於
祀典矣蓋臺駘當顓頊世實沈當帝堯世以世次爲
位次固不可以左傳所序先後爲拘也凡吾師之釐
正祀典皆援經據義不爽錙銖則其涖政以來神和
民安亦可槩見於茲矣故附記之

愚旣跋吾師晉祠碑亭記訖復取縣志閱之見宣和
五年有姜仲謙晉祠謝雨文其首云致祭于顯靈昭
濟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
而闢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爲之狂喜
欲絕益嘆吾師之言信而有徵也女郎祠之建實始
於天聖而封號之加則自熙寧禱應始宣和五年上

距天聖甫百年其建祠之故與所祠之人必歷歷有據故仲謙得之於傳聞而載之於撰著不然豈牽合傅會遂至此也元人弋穀撰重修汾東王廟記亦云女郎祠建因改封汾東王之後則其相因而及意有在矣乃祀典之譌實自洪武四年始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而聖母廟遂改為晉源神祠若以聖母為真水神也者嗚呼不知此侶是而實非也愚故詳考曲證以信吾師之說且呂為他日作縣志者補焉

錢清溪遺稿

清溪錢先生年少登仕籍上陳八事疏嘉謨盡頌畫

毀撤魏監祠書院開講席

時郡縣多魏忠賢祠先生疏請悉毀改為書院從

游南臯子

先生受學于鄒南臯

正學重名節歷職之所至義聲

奪人魄衡文齊魯邦多士手加額至今朝宁間彩鳳

奮逸翮雖然遭疑謗微雲掩曦赫其誠能動人賢者

腕為搯

先生誤中蜚語冢宰糾之山陰劉子白其冤事遂寢

風馳雲影過天清

日復白義熙有全人奄焉歸窀穸人亡四十年流芬

動九貊遺文金玉論含輝光四射撫卷誦琳琅聲色

雅可摘其人邈千古其心通一脉我生在後時丰采

未親炙聞風懷潛德幽明不相隔勿謂微言少字字

等拱璧吐燄張八表天地亦偪窄龔什緘篋笥永言

珍手澤

序

初刻唐百家詩選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右王荆公原序見集中者宋刻殘本失去余從集中取以冠卷端以見復荆公之舊云嘗聞錢牧翁撰列朝詩集先採詩於白下從亡友黃俞邵及丁菡生輩借書每借輒荷數擔至牧翁以人之書也不著筆又不用籤帖其上但以指甲掐其欲選者令小胥鈔胥奉命惟謹於掐痕侵他幅者亦竝鈔牧翁不復省視

此與羣牧司吏移籤置不取小詩上者何異古今事恒相類說者謂吏失之懶昏失之勤其爲失則一可發一笑也今閱殘本八卷去取頗精足徵老眼無花則邵氏聞見錄云云疑傳聞非事實而牧翁指摺本余猶就俞邵家見之回憶五十載前會遇閩中書賈持翻刻本正二十卷啓中丞公廣購之卒不可得五十載之事約如浮雲須臾變滅豈惟書可勝慨歎雖然羽陵之蠹復完河東之亡再覲安知今不有類於古爲報中丞公且珍此以俟何如

補刻唐百家詩選

今年中秋後三日大中丞宋公以賑荒舟過淮余以

病未往謁公手唐百家詩選全本授謁者曰子爲我致百詩作一序以賀余之遭彼序固有言珍此以俟俟焉果得矣命竟未達豈委之於草莽乎抑謂我老耄而舍我也旣而有獻疑者曰吳下人好作僞紙非宋箋刻易而爲繕寫安知不復如楊公濟所爲以博公之一笑乎余獨以爲不然公撫軍久吳人仰若神明非惟不可欺實不忍欺凡事且然況書籍乎有試之之法在高種見全本以玄宗皇帝早度蒲關爲開卷第一今其書合乎合則真矣陳振孫見全本非惟不及李杜韓三家而王維韋應物元白劉柳孟郊張籍皆不及倘闌入以上之一首則不合合又真矣公

觀書之眼。月有隙斯照，苟出近人假託，譬衣百衲者，必不能如前刻八卷一色之精。公固蚤辨及此，而謂其不真可乎？馬貴異著文獻通考，憾延壽史無志，故南北日食多異同。其父門下士李謹思序按唐張太素叔姪撰魏志百卷，天文尤備。中州集蔡珪補南北志六十卷，今亡矣。夫安得二志忽焉呈現，以爲君書之助？公茲殆有相之道耶？雖然，余更有請焉者。錢牧翁云：吳武陵太守謝承後漢書，方從哲從史館持去世，遂不可得。不知吾鄉陽曲縣張氏傅氏黃氏皆有緣城破失去。此永樂年間揚州刊本也。安知世不更有其書乎？牧翁苦求李燾續長。于內閣鈔卷

初五大本絳雲樓災遂成燼，後數十年錫山人從嘉興高氏購得建隆至治平者，質諸牧翁。牧翁曰：吾焚香一瓣，首一叩，始敢讀一版。其欣賞如此。安知世不更有熙寧後以補足乎？日纂志於洞庭徐司寇出典籍庫中，大元大一統志十數本，皆蜀中地計，尚有九百八十餘本。曾見葉文莊家書目，此志與經世大典竝列。安知世不更有足本乎？又牧翁慨唐會要不可見，今復出吳草廬周禮考註儀禮考註年譜，且不載其目。今復出太常因革禮亡友吳志伊物也。旣失而復爲司寇所收，竊以公之力上所已出者，或寫或刊，以廣其傳。上所未見者，積誠以求之，寬歲月以待

之如是則大有功於斯文不獨詩已也余終始未見其全本漫以意序之如此云

宋中丞犖七十壽

嘗讀有明實錄而知巡撫江南之設始自宣德初胡公槩繼其任者則吉水周文襄公後此二百年共得七十人計一人一任雖久暫互異要實不能踰三載考績之期而周文襄歷任至二十二年焉是以久道化成民愛戴若慈母尸祝如神明雖以三原王端毅公瓊山海忠介公或重望或直節而輿誦所歸有不以彼易此者則文襄之巡撫可知已入

國朝來未周六十年得巡撫十餘人雖視明代為差久

聖天

求其與文襄後先相輝映歷任至今十有一年猶為子簡在方新者則未有如我公商邱先生焉余竊竝提而論而覺說古今人不相及者固非即說今人得與古人齊者亦未為篤論也何以言之文襄深仁厚澤在減明初之逋稅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文襄與賢郡守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民少甦後雖兼巡撫嘉湖築捍海塘施未及江以北也若先生請蠲請賑疏數十上皆為吾江北二郡不惜官爵身家與民延旦夕命甚至移節維揚窮鄉沮洳扁舟往返若人人有巡撫之臨其室摩其頂者文襄未及者一文襄號善會計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因而問報饋遺往

往不吝各得其歡心余謂此劉晏之餘習也久掌利
權自宜以利啖人使不得有所訾短我若先生弊絕
風清自處蕭然賓客之過吳門者第蒙一接見聆其
緒論或懇求文集得所刻之書籍無不各厭飫其意
而去非今之人情廉也以先生無可覬也文襄未及
者二崑山有南禪寺爲文襄所棲止余屢經過之僧
言文襄當年屏騶從自攜蒼頭就廚下爨每南面坐
旁立者一吏一卒是以兒童白叟及婦女皆得至前
刺刺作吳語故利病纖悉畢達若先生不待下堂而
民隱已無不聞矣又以政事之暇登臨山水置酒言
詠間遇書畫古奇器物摩娑鑒別不爽錙銖非惟文

采之勝人而其整以暇之才實過之文襄未及者三
余素崑強不肯輕下人獨心折於先生晚始歌羅景
鳴壽涯翁之詩白頭王孝逸北面敢徐徐先生笑而
頷焉茲當七十初度特偕邱子迴渡江往祝因撰此
序以進先生幕下多鴻生魁士非苟同人者肯以余
文示之其必共勸公陶然浮一大白也

啓

生日展期

憶先君子六十初度

康熙丙辰重陽後一日也

時妻喪已除而予

小子母喪纔踰大祥之四日先一月姻友有謀來祝者先君子聞之頻顛進小子而命之曰禮經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吾不可聽子易其服以稱吾觴以忘汝母決矣其展期一年古有展重陽吾獨不可展生辰哉越明年八月寧都魏叔子在揚州以文來祝稱其達禮且以江西及嶺南俗皆然爲徵蓋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大易貞元義也在淮實自先君子始一時稱述如此今

下元節前一日為余六十仰述先事亦展一年刊布此箋以告姻友倘必欲於今歲相存者是如李兌謂肥義曰吾見子已今年耳其奚忍

乞言小奏

家君以丙辰季秋晉六十戒閹人毋納祝者詞璩時未敢遽請今年丁巳九月十日復值初度璩先期進曰大人昨歲有成言今其時矣伏乞俯徇輿情以展菽水之歡幸甚家君始而戚既而輟然曰余何能違俗汝不記丁未九月為二人稱觴時乎余年五十一汝母五十同在是月上旬此有往例汝今不逮事汝母獨余蕭蕭白髮其何以為情況今之月猶昔之月

也存沒異視將奚取必也同稱庶恆老懷璩退而自維家君之思璩之思也微家君言璩詎敢忘敬啣命拜懇先生願賜一言進之堂上以慰嚴訓以闡慈徽仁孝之感料大君子所不拒者用陳梗槩以告於下執事家君生丁巳九月十日籍諸生字再彭晚號牛叟先是參議公分校閩闈禱于九鯉湖而生名字皆夢中夙授少穎異不凡性篤孝先大父母早背哀毀踰禮克襄大事極其誠信依戀松楸數十年不釋于懷與先母白首相莊始終無間言生平非義之取雖千駟弗視交友不侵然諾常云欲學沒脊骨而不能蓋有為之談也嗜荔枝繪圖以寄遐抱著有眷西堂

詩文紅鷗亭詞行世先母生戊午九月三日清河丁
文恪公季孫家君敬之稱爲濟陽君從郡望也孝慧
柔慎尤曉大義事至不動聲色而就理御下仁恕肅
然成風卒之日無賢愚內外咸慟惜之一生善病勿
藥垂危前三日猶禮拜先高妣忌辰吉祥而逝年履
五十有七母德罔極柰何今日虛擬花甲哉餘見蔡
靜子李鏡月先生所著傳并家君書傳後

哀辭

南雷黃氏哀辭

維康熙乙亥秋九月甲戌望日方晡叩門聲甚急啓
視乃吾梨洲黃先生凶問也不覺失聲越明日乙亥
晨興走哭於城南戴氏蓋余聞先生名也久而知先
生愛慕我肯爲我序所著書許納我門牆實自戴氏
兄弟曾晟始夫由賜也見我故哭諸賜氏禮也且召
及門顧子誤楊子開沅會哭俄而二子至先生位南
向余號慟曰已矣吾不獲親及先生之門矣柰何當
髮未燥時即愛從海內讀書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
百年縱橫一萬里僅僅得三人焉曰錢牧齋宗伯也

顧亭林處士也及先生而三錢與家有世誼先祖先
考交余不獲面顧余初遇之太原持論嶽嶽不少阿
久乃屈服我至先生則僅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
喜求往揖其貌且弗可得矣而況及其門乎哉已矣
先生云亡上距牧齋薨已三十有二年即亭林沒亦
且十四五年蓋自是而海內讀書種子盡矣已矣真
天喪我顧子曰昔聶雙江欲師事王文成而未逮文
成薨後始因門人錢緒山爲介執弟子禮子獨不可
援此例乎況先師實許子二戴子在旁知狀余曰然
遂移先生位東向余北面以四子爲相禮將下拜二
戴子止曰禮弟子見師贄子不可以無贄顧子今南

遊先經紀先師喪吾徒各有奠附以往請以侑此奠
者之文以當贄余曰諸君皆披華振藻爲先生重又
從游久誅先生爲宜余新繫籍者也且天可繪乎海
可測乎敢辭四子諧聲曰子其不得辭於是拜拜而
相嚮哭越十日甲申乃執筆灑淚爲文以告於

皇清

大徵君梨翁夫子之靈曰世有東坡萬里當訪區區
千里而不能往銜痛蒼穹結恨黃壤如何可贖辦香
敬仰惟先受業二戴顧楊登于黃門前輝後光小子
後至久而漸明豈真入晦抑亦望洋嗚呼先生忠臣
冢嗣真儒高第康成經神邵公學海兼而有之餘事
文采裏故難窺驚覩其外蚤宗潛溪旣慕表元一變

潛邱劄記卷四
至葉溯韓淵源碑版照裔干謁塹門先人政迹託以
永存下逮小子有書一卷古文疏證悉翦譌亂遠蒙
嘉賞賜序以弁如此窮經經神重見壽比牧翁又踰
三年不識寧人每用慨然詞林鼎峙卓絕後先鬱鬱
化安誰表厥阡彥先生往緘哀片紙白馬銀濤渡彼
越水終期宿草親承音旨沒而不亡庶其鑒止嗚呼
尚饗

潛邱劄記卷四上

潛邱劄記卷四下

喪服翼注

按愚向謂有當請於朝早加刊正無疑誤後人者莫

過王子有其母死者之註註引陳氏耆卿字壽老
臨海人著孟

子紀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

誤亦有自來趙歧註孟子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

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當歧同時康成亦註孟

子未知其解云何要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

麻衣縗緣旣葬除之康成註曰諸侯之妾子厭於

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傳曰何

以不在五服之中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蓋

諸侯尊絕旁期已下何有於妾公子被厭不敢私服其母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亦不過服大功其嚴如此晉胡澹所生母喪嫡母尚存疑不得三年以問范宣宣答曰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也說與鄭註合不知何緣孔穎達疏戴記多有厭適母之說流傳至宋闌入集註朱子亦有取此遂成不刊之典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子爲母雖父在庶子爲其母雖母在皆斬衰三年於序文中特言之何其甚也夫母在爲所生斬猶可

言也父在爲所生竝同不可言也始焉非所厭而云厭猶知有母也旣焉竟無復有所厭是不知有父也冠履倒置至此極矣推其失集註實不能辭且公子爲其母練冠之下麻衣之上仍有一麻字蓋以麻爲經帶何竟遺去是不獨請早加刊正且加補正云爾

又按余旣緣孟子而斷曰母不厭子因徧檢儀禮禮記註疏又得五言曰祖不厭孫舅不厭婦姑不厭婦夫不厭妻女君不厭妾若此者亦可作經讀又按鄭康成言服之降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

子子嫁者以出降余謂仍有以餘尊降如父卒服未降而遭母喪仍服期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止大功蓋一爲父之餘尊所厭一爲先君之餘尊耳又殤以年降是服之降有六也若此者亦可補入註疏

或問母不厭子姑不厭婦則吾旣聞命矣乃若宗子母在爲妻禫似仍有相厭之意特爲宗子妻尊夫爲妻伸禫耳余曰否此自爲同宗男女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補明一筆夫仍禫耳故朱子言喪服小記是解喪服傳孔穎達疏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果爾當云雖宗子爲妻禫不得有母在

字面陳澔集說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說益非

又按期之喪有禫者二父在爲母爲妻是也二年之喪亦有不禫者二臣爲君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也或曰臣爲君僅二十五月輒除無復禫見通典鄭學之徒所云渠何從而知之乎余曰以喪服小記列當禫之喪有四曰爲父爲母爲妻爲長子孔疏復補出二禫曰妻爲夫爲慈母終不曰臣爲君故知之

或又問父在爲母期期之喪莫有重焉爲妻服與此同得毋甚與曰非甚也段成式酉陽雜俎解得致

精一切傳註未及曰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者
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使
子夏復生聞之亦應首肯且不特削杖一也拜用
稽顙二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
三也爲母期雖除猶申心喪三年爲妻禫已過夫
必三年然後娶以達子之志種種皆同豈他旁親
之期所敢竝與

又按禮有六不厭而有二厭一曰君厭臣公卿大夫
厭於天子諸侯降其衆臣布帶繩履是一曰父厭
子父在爲母降至期父卒直伸三年之衰不伸斬
是或問何不云夫厭妻余曰妻之言齊也體與夫

敵不得厭之使無服或服爲之降當又得一言曰
夫不厭妻以補註疏然則妻之不厭也貴也妾之
不厭也賤也貴貴賤賤門內之治定矣

又按女子子爲曾祖父母祖父母是正尊雖出嫁亦
不降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是旁親雖未嫁苟
十五已後即逆降父爲嫡子三年斬縗而不去職
者蓋崇禮殺情也父在爲母縗周却罷職居心喪
三年則情伸而禮殺

又按范甯言子夏傳旣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以暢
矣不應復云適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
之明文矣余謂絕有二有天然而絕者有以後人

而絕者苟天然而絕在大宗則爲之置後俾適適相承統領百世之族人若小宗則聽之不必復取他支子以後之蓋彼不過五世則遷耳此大宗小宗之別也何休曰小宗無後當絕斯言得之賈公彥曰適子不得後人無後亦當有立後之義斯言失之

又按汪氏琬予與論禮服京師不合頗聞其盛氣旣而歸近且合刊正續類彙悉改而從我其中儀禮說二條有可喜者亟錄于此一曰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重而於父之姊妹恩殺矣故服諸父期服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之姊妹重

而於母之昆弟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服舅總先上所以嚴內外別男女而遠嫌疑者也唐太宗謂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二曰凡父黨之尊者由父推之皆父之屬也世父叔父從祖祖父是也至父之姊妹則不可謂之父不可謂之父其可謂之母乎二者皆不可以名故聖人更名曰姑爾雅謂我姑者吾謂之姪蓋姑亦不敢以昆弟之子爲子也凡母黨之尊者由母推之則皆母之屬也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則不可謂之母不可謂之母其可謂之父乎二者皆不可以名故聖人更名曰舅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蓋舅亦

不敢以姊妹之子爲子也此先王制名之微意也
予謂爾雅僅有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一語若二語
竝列即出子夏傳文汪氏小誤

又按章子留書曰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曰姑舅
母之次也姑父之次也婦人謂夫之父曰舅母曰
姑舅父之次也姑母之次也白虎通亦云尊如父
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余亦曰男
子謂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蓋彼以我之父爲
舅我亦從而舅之懼其同於母黨也故別曰外舅
彼以我之母爲姑我亦從而姑之懼其同於父黨
也故別曰外姑女子謂母之兄弟曰舅謂夫之父

亦曰舅謂父之姊妹曰姑謂夫之母亦曰姑蓋女
子居然以父母視其夫矣女子以父母視其夫可
以在室服父母之服服舅姑似猶不可

又按三年之喪又有無禫者二一心喪一追服三年
者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見宋元嘉之制追服三
年無禫見梁天監二年何佟之議

又按古者男子有五斬女子止一斬在室爲父出嫁
爲夫當其爲夫且降父之服而爲期矣何有於舅
失禮自唐貞元中始也今也男子除無爲長子之
服臣爲君之服斬反有八蓋母加服斬自明孝慈
錄始也母旣然於是承重之祖母所後之母皆然

繼母慈母亦皆然合數之男子有八斬女子服母
繼母與父同是在室有三斬嫁服舅姑并及承重
之祖舅祖姑所後之舅姑繼姑慈姑亦皆斬合數
之女子有九斬焉何斬之多也蓋服制之變於是
爲已極

又按汪氏琬臨沒刪其橐爲堯峯文鈔戴晟西泠購
以示我讀之頗有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之感蓋爲
余所駁正者悉刊以從我有駁正而未及聞於彼
者承譌仍故將來恐疑誤後生不小一爲喪服或
問一條一爲答或人論祥禫第二書是也西泠請
徵其說余曰同母異父兄弟之服檀弓以謂大功

非同父異母者汪氏乃爲之服曰禮同父母之昆
弟期同父異母之昆弟大功憶五十人初授翰林
官訖有問此中人物云何者余答以若吳任臣之
博覽徐嘉炎之彊記可稱二妙若李因篤之杜撰
故事汪琬之私造典禮恐亦未必有三焉一時流
傳以爲口實私造典禮正坐此等耳答或人論祥
禫第二書曰昔漢儒有主二十七月者此據服問
中月而禫之說也魏儒有主二十五月者此據三
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之說也
唐儒又有主三十六月者此據喪服四制喪不過
三年三年而祥之說也譌尤不可勝言三年之喪

天經地義所在古今來凡數大折衷爲鄭學學之徒者一說王學之徒者一說杜君卿通典出復又一說直至宋英宗治平二年禮院奏曰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初始吉蓋失之也祖宗朝據通典爲正而未經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望仍遵用大哉斯奏真所謂羣言淆亂折諸聖者矣今漢儒主二十七月自指康成然服問無中月而禫之文間傳有之當改作間傳唐儒主三十六月當改作二十八月方

合且所據乃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之文竝非喪服四制汪氏云云唐無是人人無是說者也東海公聞而特過我曰唐實有主三十六月者子知之乎余曰知之新唐書王元感傳載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鳳閣舍人張柬之歷破其說曰云云當世謂柬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此最作史者妙處蓋世遠言湮邪說易以誣民故不載元感原文者不足載也却載他人之文於元感傳中以正元感也汪氏果指王元感乎則犬之拾骨而已矣尚不至此大抵讀書不深又健忘耳東海公曰善

弟將轉告汪鈍翁已而不果余復有感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至孝宗乾道五年己丑凡一百五年朱文公居母祝令人憂輯家禮小祥用初忌大祥用第二忌日各短却一月與二十五月而畢相乖中月而禫乃中空一月今空至二月方成二十七月重服減之輕服增之進退兩無所據不知世儒何緣獨譏王肅杜預以短喪黜其從祀也書爲一行童竊以逃文公旣沒書始出故不及詳刊修以爲一定遂成萬世闕典豈不惜哉噫文公若此於汪氏乎何誅

又按天子三年之喪亦凡經數變但愈變愈感爾劉

貢父曰漢文制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緇七日之服者蓋斷自旣葬後其未葬之前仍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旣葬三十六日起視事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余因考史記漢書遺詔竝云已下無棺字索隱曰已下謂柩已下於壙柩已下於壙始服大紅小紅等服則三十六日者在旣葬之後明矣行之三百七十七年魏武帝始令葬畢便除無所爲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爲除服期而不論葬與否唐玄肅二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而爲

二十七日是非禮之中又非禮矣是真謂以日易月

或問律文夫凡承重妻竝從夫服但爾時姑尚存自應服其舅或姑斬妻從之是一時而有貳斬矣抑不從耶余曰禮有之有適子者無適孫則有適子婦者無適孫婦可知也仍服大功或曰婦人既嫁從夫夫天也妻其敢貳於天乎余曰夫服祖父母期妻則大功夫服本生父母期妻亦大功不從夫而服者多矣奚有於是

或問祖卒孫既承重訖矣久之祖母卒孫又應承重但祖母其所生者也承則無重之可言不承則已

已名爲適孫將若何余曰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疏曰此一經論適孫也律文適孫祖在爲祖母承重止齊衰杖期亦指適孫非庶孫也竊以庶孫可立而爲適孫妾必不可以升爲妻仍服期汪氏琬有妾宜無服一篇或難妾之子而既貴矣天子且許之貶封而家長獨不可援古而服總乎琬曰天子自貴其卿大夫之母家長自賤其妾律文之與勅也誥也是皆出於天子竝行不悖者也或又難律文得毋有關與曰國家辯妻妾之分嚴適庶之閑其防微杜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又何闕文之有

或問古者父妾不論有子無子皆得謂之母唐開元禮則云庶母父妾之有子者始爲之總此子字男耶女耶余曰開元禮不可知若今律文與此同者則指男而非女矣何以驗之子即齊衰杖期條之嫡子衆子斬衰三年條之所生子之子也或曰安知其非女女無杖此有杖故知指男子也然則宜何稱律文父妾無子則不得以母稱今既已有女爲吾之姊若妹也者吾亦從而母之奚不可但不敢加服焉是於明太祖隆妾之後而少寓殺抑之微意似爲先王之所者

又安里中劉氏之喪兄既不拜弟有以嫂可拜其叔爲疑者余曰鄭康成有言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兄公今之大伯之稱大伯之尊於弟之妻猶嫂之尊於夫之弟雖在流俗大伯猶於弟妻弗拜則嫂不宜拜夫之弟何疑故曰夫妻胖合也又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又按或有庶母卒者其父既從律服齊衰杖期矣而子來問已宜何服余曰無服蓋律所不載也或因問父既如是其重服子獨不可準之而少降乎余曰此則以意自爲服也不可之甚者也蓋此服載明洪武七年孝慈錄原明太祖溺情于孫貴妃之薨變禮於懿文太子及諸王非其所生者一時制

耳豈真謂有王者起視如金條玉律莫可擬議也哉噫沿之而誤且三百三十有二年矣

又按自唐武后上元初表請升母服與父同然仍齊衰三年耳非至如明孝慈錄之一無差等母同父斬率情變禮之甚者也遵行且三百年未見有人焉議請刊正者豈非一懾於明太祖之嚴威再便於已情之得伸而無所復屈也哉然周公以來制服有齊衰杖期齊衰不杖期齊衰三月與齊衰三年竝列爲四齊自是沒不復見矣傷哉余嘗反覆思維欲上留古制而下適乎時宜不得已如作春秋調人也者爲之議曰父在母沒請爲母服齊衰

三年父沒然後服斬衰則厭降之義旣行免懷之恩亦報而人道不至流於野人者此爲庶幾耳

又按喪服傳曰父在爲母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又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此三條者能日百徧誦之則褚無量所歎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者庶其有悟乎

又按胡致堂真西山竝以漢文短喪詔其大指蓋爲吏民初未及於嗣君說非也漢文明詔天下吏民

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三日者吏民之服也殿中
當臨者皆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以下服大
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三十六日者
殿中當臨者之服也殿中當臨非太子與百官而
誰哉然文帝之意則詔天下以為已而服非詔天
下以盡為其親而服是文帝固未嘗教天下薄其
親也然此詔以後天下不復有喪三年者矣嗚呼
豈非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與又豈非下之人
祇從其意而不從其令與終西漢世服父喪三年
惟原涉母喪三年惟薛修河間惠王良後母喪三
年惟公孫弘師喪三年惟侯芭外此則杳無聞詩

又妾條

曰妾之義也今戈心易悲兮仰與子同歸兮其殆
行之業古者云云此古風禮厚矣妾有女為之姊
妾妹之為母也此志是也信以男女分有子母之恐未免
太苛矣以限于天者為斷制是婦人之不平也

能復也由前言之則漢文之罪大矣由後言之則
晉武亦未盡善也

又按古者喪期无數孔穎達疏云哀除則止无日月
限數也說頗非不若其疏三年問引此句云謂無
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
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已三年余謂豈惟堯

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三日者吏民之服也殿中
當臨者皆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以下服大
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三十六日者
殿中當臨者之服也殿中當臨非太子與百官而
誰哉然文帝之意則詔天下以爲已而服非詔天
下以盡爲其親而服是文帝固未嘗教天下薄其
親也然此詔以後天下不復有喪三年者矣嗚呼
豈非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與又豈非下之人
祇從其意而不從其令與終西漢世服父喪三年
惟原涉母喪三年惟薛修河間惠王良後母喪三
年惟公孫弘師喪三年惟侯芭外此則杳無聞詩

曰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其殆
五子之謂焉

又按杜元凱謂漢氏承秦率天下爲天子終服三年
是三年之喪在暴秦猶不廢也平帝崩王莽令吏
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是三年之喪在賊莽猶
能復也由前言之則漢文之罪大矣由後言之則
晉武亦未盡善也

又按古者喪期无數孔穎達疏云哀除則止无日月
限數也說頗非不若其疏三年問引此句云謂無
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
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已三年余謂豈惟堯

以前蓋自有天地即有人類有人類即有恩愛而喪紀緣之而興善乎荀卿言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此九字見前小戴綴于此小戴輯入經又言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班固採入史兩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語致精

又按百姓如喪考妣三載蔡傳云百姓圻內之民大非孔安國傳雖晚出然多本於王肅解百姓為百官蓋有爵土者為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內如舜及四岳九官等外如十二牧及十二州之諸侯孟

子所謂舜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蓋百姓二字孟子原知有舜在內方作此辯證不然果圻內之民孟子生千載下何從而知舜同諸侯為堯持服也耶此即以經解經恐元陳樵先生不應獨美於前矣

又按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此即舜居堯喪之實事註疏皆未之及

之詔曰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按桓即位于閏六月
庚寅先三日丁亥李固策免杜喬爲太尉在次年
之六月詔乃即位後四十四日丙戌下於李杜皆
不相涉

宣防旣築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
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爲害幾及千年按此說大非
復禹舊跡無水災此史記河渠書之文若溝洫志
則續之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
氏河地理志魏郡館陶縣下注云河水別出爲屯
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是也雖不知的在何年要
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以前

事余嘗謂禹之時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
河徙從鄴縣東北入海此一變也漢武元封後宣
帝地節前河又從勃海郡章武縣入海此又一變
也古今何等大事而亭林亦未考及耶

寧老云詩儀字凡十見皆音牛何反按相鼠詩儀與
皮爲叶東山詩儀與縞叶湛露詩儀與椅離叶斯
干詩儀與議罹叶若讀爲延知切似亦未爲不可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
諱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註曰臨文謂
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註曰爲其
失事正也陳皓註曰不因避諱而改行事之語蓋

恐有誤於承用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而從來引此句多誤豈寧老亦未之免邪要當用詩書不諱耳

武王伐紂第二則云武王克商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于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于商左傳哀二十四年傳曰天之棄商久矣僖二十二年傳曰利以

伐姜不利于商

哀九年傳

吾是以知宋之得為商也按

左傳哀二十四年孝惠娶於商此宋人釁夏對魯

哀公之言宋林氏註曰稱商不稱宋者避定公諱

也此解絕妙寧老獨未見耶僖二十二年楚人代

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

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不曰棄宋而曰棄商者

此即下文寡人雖亡國之餘之意亦即一姓不再

興之說也今取以證宋得為商竊恐寧老未識當

時立言之意因思僖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

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夸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

亡乎此處斷宜稱宋則彼處稱商正可意會哀九

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
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不曰伐齊與宋而變

文言姜言商者取與上文陽兵協韻毛詩古音考

音此固古人文字之常只觀下文伐齊則可敵宋

不吉二語不用韻協便直稱齊宋本號則可見矣

第三則遷頑民于洛邑按寧老云頑民皆叛逆之

徒也其與乎畔而遷者皆商世臣大族不與乎畔

而留於殷者如祝鮀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是

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為殷之

庶民矣請問上文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

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

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

於魯一則曰宗氏再則曰分族尚得謂非商之世

臣大族乎豈同一氏族而分於康叔者獨為民乎

此不可解

曰知錄豐熙偽尚書云其曰附後洪範一篇則所云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者必冠之以周書文義

乃通按左傳屢引洪範皆目為商書不曰周書說

者謂為此夫子未刪前之書名也今云必冠之以

周書文義乃通亦不必然

寧人謂春秋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當周

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

之者古之良史也按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便知春秋一書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從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與成之古良史哉又左傳隱七年謂之禮經杜註曰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

寧老謂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按桓十七年五月有夏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竝以長幼之字爲稱按春秋自莊十二年衛大夫已稱子石祁子是也大夫稱子莫先于此或曰何以見祁爲謚案鄧祁侯杜註祁謚也是也次則甯莊子見閔二年論語有卞莊子爲魯下邑大夫又云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

文十按國語有孟文子即左傳文伯也又先蔑之稱子亦當附見又云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襄七年按國語定王八年有叔孫宣子即左傳叔孫宣

伯也又先於豹稱子亦當附及又按叔孫豹於襄二年稱穆叔於襄七年稱穆子亦稱穆叔至此後則或稱穆叔或稱穆子不一又於襄七年稱昭伯於昭四年稱昭子一人之身倏字而倏字豈一人之身倏貴而倏賤乎竊以爲通稱又云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文十三年閔元年書季子二年書高子皆春秋之特筆按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見文六年不待十三年又云藥氏之稱子也自枝僖二十八年按左傳桓三

年有樂共叔然國語稱為樂共子又先於樂氏之
 有貞子亦當附見又云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宣
二按范氏之稱子也亦自渥濁也竝見十二年又
 云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叔仲氏皆以
 伯叔字焉不敢與三家竝也按子叔氏有齊子即
 叔老有敬子即叔弓一見襄十四年一見昭三年
 誰謂不敢與三家竝乎又昭四年豎牛賂叔仲昭
 子與南遺杜註昭子叔仲帶也昭十二年南蒯語
 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杜註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
 小也第二則又云君前不敢子也按文六年亦稱
 趙衰為成季非對君言也何解楊子成季之屬
也故黨于趙氏君

前臣名禮也孟子稱莊暴於齊宣王前曰莊子誠

所未解又云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如云

說子之道衛君待按陳子禽謂子貢曰凡兩稱子

猶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之於季子然一稱子

於季康子四稱子陳亢問於伯魚亦稱子桀溺問

於子路亦稱子子路問於丈人亦稱子豈皆弟子

之於師乎其說不可通矣或曰然則若何愚曰改

皆字為多字庶乎其尚可耳又云孟子之稱子者

皆師之於弟子然孟子於平陸大夫蚺鼃沈同留

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慎子

白圭宋句踐滕之或人俱稱之為子豈皆弟子乎

至曹交者集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可得而通矣

寧老云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謚也而後字之按外大夫無謚者而後書字請問齊隰朋謚成子見國語注是隰朋固有謚矣何左傳止稱爲隰朋猶可解曰注也注本再請問鄭子產謚成子見國語是子產亦有謚矣何左傳止稱爲子產公孫僑與子美猶可解曰此外傳也再請問鄭子產之子參字子思謚桓子是亦有謚矣何左傳不稱爲國桓子而必連其字曰桓子思問至此當無辭矣

寧老謂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竝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若漢文帝使慎大夫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按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詩亦自鼓自歌者又云衛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則但有曲而無歌按國語晉平公說新聲註曰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於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當作師涓不當作師延何不用論

語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邢疏曰鏗投瑟聲也此
即有曲而無歌

三年之喪云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
其過於古人一也按從鄭氏說者正合於古人王
肅乃故與鄭反朱子所謂王肅議禮必反鄭玄是
也王肅且以此獲短喪之譏寧老豈未之聞耶又
云今婦為舅姑亦服三年其過於古人三也至詳
考博辯則見于愚眷西堂劄記按婦為舅姑三年
吳幼清亦嘗辯之見服制考詳序甚佳第二則云
今人以初喪四十九曰居於柩側謂之七七唐李翱集
中有揚坐撰喪儀按魏書胡國珍傳詔自始薨至
其一篇云七七齋

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

孟子外篇云周禮大行人註引孟子曰諸侯有王顏
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廣韻圭字下註曰孟
子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今孟子書皆無
其文豈所謂外篇者邪按王應麟孟子考異焦弱
侯焦氏筆乘所載古人引孟子外篇者其語甚眾
何僅寥寥引此近尤詳繹史

兩漢風俗云云按晉世祖泰始元年乙酉以傅玄為
諫官玄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
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云云是致毀方敗常之

俗魏文非魏武也愚嘗爲之說曰清談之風一盛於王何再盛於稽阮三盛於王樂而晉亡矣然其端則自文帝始此亦論世者之不可不考也

日知錄云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按東阿于文定公筆塵所載古今用銀事尤詳又云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爲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臧不爲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按孝武始造白金三品乃雜鑄銀錫爲之此即漢書安息國以銀爲錢之制竟認作銀非其文有龍有馬有龜觀載錢譜可知所直各不同王莽即真始直用銀朱提銀重八

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是也又云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按張籍送南遷客詩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又云金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布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按紹興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又糜費銀一千三百餘兩非上下用銀之事乎何必金大抵見北宋所著書上下用銀已不計其數矣

寧老云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

之明經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按愚嘗見茅鹿門評韓昌黎贈張童子序曰張本與昌黎同舉進士不覺失笑童子自是明經昌黎方是進士兩人出身各不同今昌黎榜進士凡三十餘人姓名具在無所爲童子也鹿門其亦未識古今貢舉之制乎今見寧老此論實獲我心又按金有經義進士詞賦進士進士中兼二種亦不可不知

進士有甲乙二科按唐書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所讀一大經經策全得爲甲第策得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第二則云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

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按漢書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儒林傳房鳳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如此則三科故事俱全

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按歸太僕送童子鳴序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其議論與寧老正同寧老殆亦習聞鄉先生之緒論者與

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
在外準備之文云云又云是當時即以經義為在
外準備之文矣按前云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
準備之文此自指策而言與經義無干今寧老云
是當時即以經義為在外準備之文當時何曾第
二則云楊文貞言洪武四年十七年開科及十八
年會試猶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始定今三
場之制今之經義又不如經疑多矣按元試士用
經疑亦用經義此則專用經疑不用經義矣大非
六國獨燕無後云七國之時人多任其貴戚云云
至秦則不用矣按樗里疾秦惠王異母弟亦嘗相

武王

日知錄云以縣統鄉以鄉統里備書之者史記老子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按楚非國乎當增一句曰
以國統縣又按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是又以國
統鄉以鄉統邑又云書邑里而不言鄉史記聶政
軹深井里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衛太子亡
至湖泉鳩里按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是
又書邑鄉而不言里

其都亭則如今之關廂按漢書循吏傳召信臣出入
阡陌止舍離鄉亭是又有鄉亭又必有牢獄詩小
雅宜岸宜獄陸云鄉亭之繫曰岸官府曰獄是也

又云司馬相如往臨邛舍都亭云云按漢書翟方
進傳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豶
豬連繫都亭下亦宜考及

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琊相憂即日輕
舉按趙相劉衡碑以兄琅琊相亡即日輕舉非憂
字也從金石錄又云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
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按高陽令楊著碑拜
思善侯相遭從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
此作遷高陽令誤

東向坐第一則云古人之坐東向爲尊歷引史云云
以今之南面爲尊非是第二則云舊唐書盧簡求

子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
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
中讌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
向爲賓位也按韓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曰上堂
即客階坐必東向亦可證唐人以東向爲尊又按
南唐書伍喬赴試金陵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
陞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張洎續至主司
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至數行喬始
上卷主司嘆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
以喬居賓席及覆考牘出喬果爲首洎貞觀次之
一時稱主司精於衡鑒賓席者東向者坐也是五代

時亦然又按宋理宗齋居夜夢一真人峩冠佩玉
延帝殿上即東席西向坐以賓禮揖上東向而命
洋洋俄而夢覺見宋史

寺証云後漢書張湛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註寺門
即平陵縣門也按馬援傳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註
寺舍官舍也先於張湛傳又高陽令楊著碑聞母
氏疾病驛榮投黻步出城寺

正五九月云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今人相
沿以爲不宜上任考唐書云云按宋王勉夫野客
叢書載正五九月爲忌月其說尤詳當參閱
二名不偏諱云杜氏通典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

居春居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今其官
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竝
不須諱避按通典載高宗亦有詔不諱其民治亦
當引及又註云通典又言太宗時二名不連連者
竝不諱至玄宗始諱之然永徽初已改民部爲戶
部而李世勣已去世字單稱勣矣按吾邑晉祠有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御製碑碑陰載當日從行諸
臣姓名內有李勣已去却世字單稱勣是唐太宗
在日已如此不待永徽初也愚嘗謂此段可補史
傳之闕寧老素留心金石文字豈未暇考及此耶
祖稱曾祖之父爲高祖然自是以上亦通謂之高祖

左傳昭公十七年邾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為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為高祖按周書康王之誥無壞我高祖寡命高祖文武也在康王之世稱文武為高祖是又以曾祖父祖父為高祖矣

藝祖第二則云宋王旦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遑神宗求至理致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宋太祖為烈祖太宗為神宗亦古人之通稱也按吾太原縣志載元豐八年韓絳崇聖寺碑銘序亦屢稱藝祖神宗神宗即太宗

古時有人臣而隆其稱曰君者君奭君陳君牙皆此

例也猶漢時人主稱丞相為君侯也

漢書兒寬為御史大夫奉

觴上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按丞相御史大夫官猶尊若嚴助為

會稽太守武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亦稱君第

二則云人臣稱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謨

蓋都君按史記舜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

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

羊是時舜已為諸侯故曰都君非人臣也大抵上

古時有德者民便往歸之奉而為君以主一國觀

泰伯之在荊蠻可見

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按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

孟昭我須知卿大夫之妻亦稱王也須知戰國策
又以主君稱諸侯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力
魏策魯君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一指魏文侯
一指魏惠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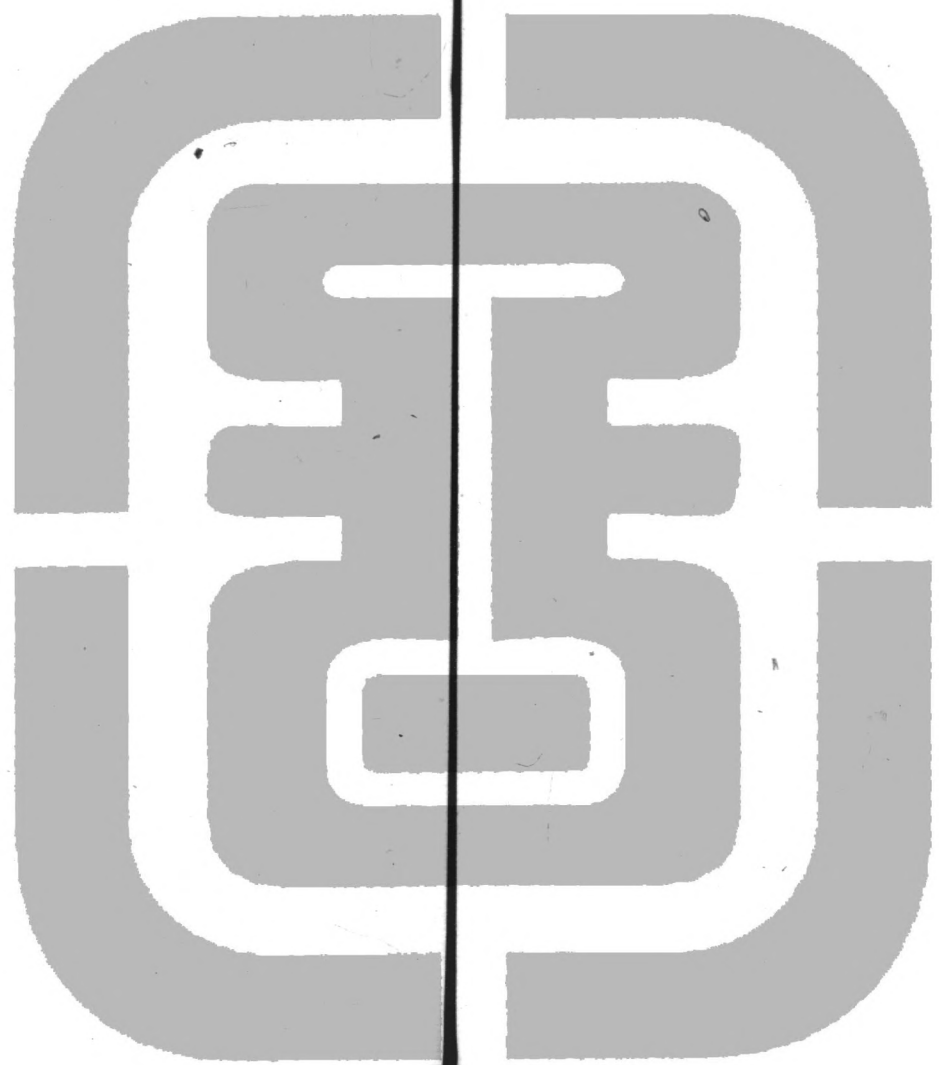
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州地廣

而分之殆非也

孔安國馬融並云

按幽并營三州自九州

分出從來說家皆如此而寧老斷然謂在禹貢山
川之外謂幽在今桑乾河以北至山後諸州并在
今石嶺關以北至豐勝二州營在今遼東大寧並
有塞外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糜得而詳
禹畫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者似是臆說不



太守愚竊以爲此後人傳寫者增加非當時實錄也古書如此類最多要當識者意會之

衛世家言二世元年廢衛君角爲庶人是始皇時衛未嘗亡也按漢書地理志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此證尤好又云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秦始皇本紀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漢興有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之屬

如今世是越

未嘗亡也按越世家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是不特未亡

於秦且從而亡秦矣

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山東之疆國

也史記引賈生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後

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謂光武蓋自函谷

關以東總謂之山東唐人則以太行山之東為山

土曰冀也而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為山東也按戰國

策蘇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當秦之隆山東之國

從風而服使趙大重又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

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

如此之稱山東不啻數百見何不一引證又按漢

書趙克國辛慶忌傳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

西出將贊所謂山西者明云天水隴西安定北地

諸處正在華山以西亦一妙證又按太史公自序

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又按漢書

地理志秦地其界自弘農故關呂西以之謂秦地

則可謂山西則不可又按史記留侯世家劉敬說

高帝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此

事又先於陳元又按寧老云自函谷之東總謂山

東只當言華山以東不必及函谷關蓋函谷距華

尚遠也華原屬晉地又按老杜送舍弟穎赴齊州

詩諸姑今海畔兩地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道

路通又有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是唐人未嘗

不專以齊魯爲山東也又云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爲河內也按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杜註曰河外河南也亦一證也戰國策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註曰河外即河南地不又一證邪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秦王欲與趙王會於西河外澠池註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則又一證矣又按戰國策黃

歇說秦昭王曰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註曰屬司隸正義云即懷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是古未嘗不專以懷州爲河內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下註曰莽曰河內是莽已以懷爲河內不止今

水經注大梁靈邱之誤左傳桓九年云云按戰國策須賈爲魏謂穰侯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註曰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內有梁小邑也陳留浚儀大梁爲三皆魏地

太原第二則云舊唐書崔神慶傳曰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

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為便此
即志所云兩城之間有中城者也汾水湍悍古人
何以架橋立城如此之易按水經注汾水云水上
舊有梁清沂殞於梁下豫讓死於津側亦襄子解
衣之所在也此即指晉陽縣又按唐李勣馬燧俱
引晉水架汾河而東去故汾河東有晉祠水利若
以語寧老亦不必信又按萬歷間有僧鈔峯者立
願于汾水上建橋鑿石於西山石條幾與山齊惜
此僧不久即逝後取以包太原縣城者即此石也
未用其百之一使此僧尚存橋必有成夫以一僧
力尚如此況崔神慶以朝廷之力乎所為跨水聯

堞合而一之如傳志所云者正不必為奇
泰山立石云嶽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所立云云
又云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
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
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按後漢祭祀志乃上石
立之泰山巔注引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
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云云又張純傳上元封舊
儀及刻石文刻石文即事天以禮等語也

晉和應時卷四

